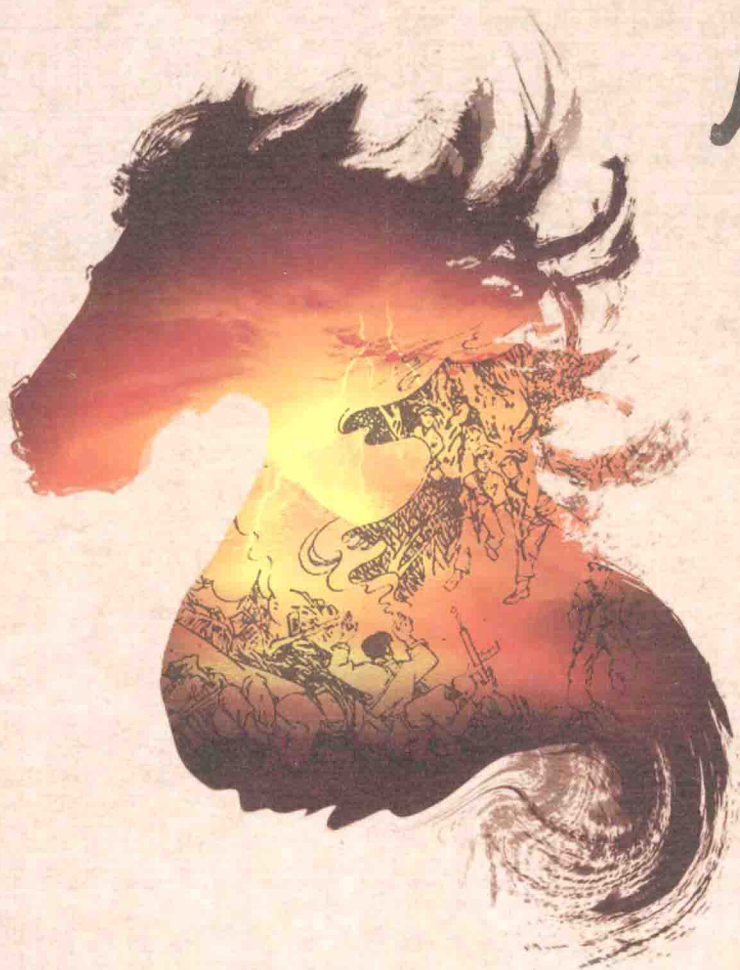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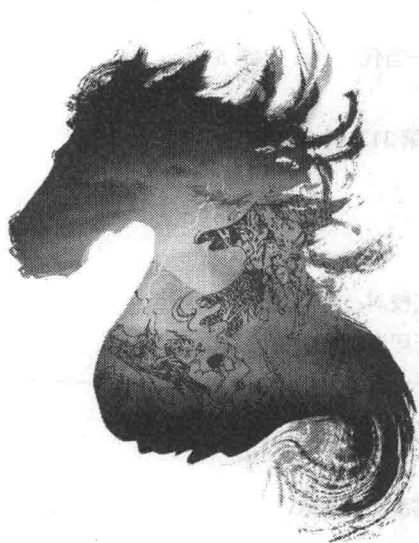


风马牛

席星荃◎著





风马牛

席星荃◎著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马牛 / 席星荃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5

(湖北省作家协会重点项目)

ISBN 978-7-5354-7173-4

I. 风…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219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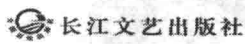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曹程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周佳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1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2次印刷

字数: 344千字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书·费誓》

本书缘起

本县地方史专家董世勋、档案馆员张忠默、乡土作家杜一鸿历时三载编纂成《葫芦湖乡志》。因体例限制,采集搜罗的大量资料未能入书,这些原生性资料大不同于群书所载;编者非敢搜奇罗怪以取悦于人,只以为其中诸多人事物理可供世人一阅,遂选其菁萃,攒成一册。

既是这样的来路与目的,本书就不拘形式,凡编者以为有意味之人之事,悉数收入,既广且杂,并无中心或主旨。且名为小说,却不依规矩,举凡文史资料、旧报新闻、乡土随笔、传说歌谣,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但求有味,来者不拘。

但终归要有一个串连。本书仿《左传》前经后传体例,全书分若干章,各章之首录以《葫芦湖乡志》原文若干,以为叙事纲目、背景或引子;其下,依次以“采访笔记”、“文献资料辑录”、“风物志初稿”分别演绎。“采访笔记”是董世勋民间调查的原始记录,重在追溯昔日人物事迹;“文献资料”由张忠默纂辑,意在提供人物与事件的历史氛围或背景;“风物志初稿”由杜一鸿撰写,旨趣在于介绍乡风民俗自然地理之类。这些笔记、资料和手稿现存县档案馆。

乡贤邬先生闻有此稿,欣然索之,阅后抚掌而叹,曰:“嘻!当今之世,见惯了坊间面目、文坛套路,听惯了会议滥调、主流话语,无论贤不肖,早已感觉麻木,不意眼前竟有如此文本,敢于挣脱窠臼,率性挥洒,我行我素者,奇哉奇哉!”

谢谢邬先生谬奖!

目 录

本书缘起	1
第一章 生与死	1
第二章 匪患	29
第三章 人物	64
第四章 土匪末日	94
第五章 生与死	132
第六章 老百姓	157
第七章 人物	175
第八章 生与死	198
第九章 日子	231
第十章 时代	247
第十一章 风云	263
第十二章 老百姓	280
第十三章 日子	302
第十四章 生与死	321
第十五章 在大地上	338
附 录 主要人物表	341
追寻多样叙事的可能性(代后记)	343

第一章 生与死

《葫芦湖乡志·社会卷·概述》：1948年至1949年间，襄阳作为鄂西北重镇和军家必争之地，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两大社会力量在此展开了殊死搏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桐柏军区及陕南部队发动襄阳战役，前后两次解放襄阳城。国民党襄阳地区专员兼湖北第四保安团团长李朗星，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仓促纠集县乡地方武装、地主武装和土匪成立了自卫队，仍在山区各地负隅顽抗；在已解放的平原乡村，恶霸地主等旧势力疯狂反抗、暗中破坏，谣言四起，人心浮动。中共湖北省委及时发出了“清匪反恶霸”的指示，襄阳地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巩固胜利，发动穷苦农民成立农协会开展了翻身求解放的斗争。两大阵营的较量错综复杂，激烈残酷。这一时期是葫芦湖乡历史上最为动荡血腥的时期之一。

采访笔记

1

时间：2010年2月28日

地点：葫芦湖镇望江大酒店

受访人：张一丁（葫芦湖镇二中校长，51岁）

没想到，我采访的头一个人物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土匪——也不是采

访这个土匪，而是采访到关于他的故事。

这纯粹是一个偶然。

我到葫芦湖镇的那天飘下最后一场春雪，虽然落地就化了，但空气仍然寒冷。这段汉水从襄阳樊城之间横穿以后，汇合了东来的唐白河，掉头南下，形成一个“T”字形。河道格外宽阔起来，河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沙滩或沙洲，纵横十余里。千年古镇葫芦湖就在汉水左岸，汉水把它与襄阳城隔绝开来，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右边是繁华的现代都市，左边仍是传统农耕社会。连公交也不通，个体户的中巴须从北边绕一个大圈，通过唐白河大桥，沿汉水东岸再跑二十多里，才到葫芦湖镇。

雪后初晴，天穹从圆形的天际线升起，笼盖着广阔的平原、河流和远处的山峦，纯净的蓝色闪着透明的微光，带着初春雪后的寒意。蓝天下散布着村落人烟，返青的小麦和油菜无边无涯，只有东南方向可以望见大洪山的群峰；正南方向，则静卧着看起来很浅淡的鹿门山的峦影。

我跟张校长约定9点到，没想到我提前了，就在中巴站等候。中巴站就是一块光场子，水泥坪上有许多融雪形成的水坑。场门口有两间烟酒小店，场边有几棵楝树，树下的泥地上布满了隔年的蚯蚓屎，颜色灰白，与乌黑的落叶草屑相混杂。越过人家的屋脊，可以望见远处一株苍翠的古柏，我晓得那里是门外寺的遗址。传说东晋某年某日，襄阳城檀溪寺暮鼓响罢，城东一带忽然祥云缭绕，空中鲜花缤纷而下，似有仙乐隐隐响起。万众百姓又惊又喜，纷纷往空朝拜。有识者说，此地位于天堂门外，这一阵花雨是天堂宴罢洒下的鲜花。因了此说，葫芦湖乡曾一度称为天堂门乡，建了一座门外寺。后来在采访中我才知道，在这门外寺前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死过很多人，有土匪、日本兵、大布衫队员，也有解放军战士。

好多年没见到蚯蚓屎了，也没闻到这清冽的泥土气息了，今天意外相遇，又有明净的乡下的初春天空，有古柏的沉静剪影，便觉得有小小的惊喜和亲切在心中漾起。

葫芦湖镇二中校长张一丁是县中医院老专家吴载道的外甥，前几天我采访吴老先生时，他说他这个外甥对葫芦湖镇情况特别熟，我要写《葫芦湖乡志》，找他最合适。到得早了些，水泥场子上站着些候车的乡下人，有个中年男人却穿着讲究的西服，打着暗红色领带，白净的脸上戴一副细腿眼镜，眉毛细淡，给人的感觉便略带了几分女人气。他身后的女人穿着也很讲究，文文静静的，颇有气质。男人侧过身来看我，目光相遇，我骇然了：他右颊上竟然有一条紫红丑陋的疤痕！他微笑着向我走来，问：“这位是董世勋董先生吧？”那女人也露出甜美热情的微笑，尴尬之下，我知道他

就是张一丁了，后来晓得那女人是他的夫人胥老师。再后来就听到了那个土匪的故事。听到这故事看起来纯属偶然，后来我想，这其中也许有几分天意吧。

张校长带我进了镇上最好的望江大酒店。他请了几个人来陪我，有他的初中同学三猴子和建华，师范同学秀梅，街上卖肉的朋友胡大板子。这个胡大板子长相有点凶恶粗俗，言语却直率。三猴子取笑他身为屠户却怕老婆。原来他一副凶相，却是个慈悲人，不但怕老婆，世上凡是母的他都怕，杀猪从来不杀母猪，他说母猪眼里都有慈悲气，他下不了手。取笑了一阵，怕冷落我，众人就陪我说些当地新闻旧闻。张校长讲得最多，他讲抗日时期的故事，那时葫芦湖乡驻扎过一个国民党名牌师，少将师长佩着中山剑，他正面阻挡了进攻襄阳的日军，遏制了日军横渡汉水的战略企图，门外寺前激战数昼夜，尸积如山。又讲到1948年冬解放军第一次打下葫芦湖镇后，在葫芦湖镇上驻着一个营。专员李朗星收编的土匪自卫队一场偷袭，竟把它夺了回去，并且打死了营长。组织这场袭击的土匪头目叫张黑脸，他是土匪，明里却当着葫芦湖乡自卫队副队长。张校长说这个张黑脸是蛮子营人，说起来，跟他还是本家。蛮子营当年是本乡东南山里著名的土匪窝。

胡大板子便借题发挥说：

“张校长，你们蛮子营尽出土匪，一不要脸，二不要命。你也算一个。”

张一丁微笑着点点头：“大板子说的一点不错：在老婆面前我不要脸，见了好酒我不要命。”

胥老师瞪他一眼，大家一场大笑。

张校长便说起蛮子营的历史渊源来。

这地方位于大洪山西部余脉的深山，靠近枣阳、襄阳、宜城三县交界地区，蛮荒空旷，人烟稀少。遍地兔子、野狼、狐狸、鹿子、獾，有一条山泉在出山口聚成一个大湖。当地俗话：“九雁十八鸭，七十二种叫嘎嘎。”秋冬之季，大雁、野鸭落满湖荡，飞起来遮天蔽日。这地方就叫了个野鸭湖。从湖里分出两支水来，一支叫淳河，顺山麓向西，在鹿门山西麓注入汉水；另一支无名水向西北流去，最终注入葫芦湖，融入了汉水。

话说清朝初年，一个姓张的外地汉子带着老婆和四个儿子，一口蛮腔蛮调，在野鸭湖畔搭了苇棚落了脚。他叫张恕。张恕和儿子们个个身强力壮，父子同心协力，开荒种地，闲时山中打猎，湖里捕鱼。湖畔土质肥沃，

水源充足，开垦之后成了盛产粮棉的良田，官家也不来收租要税，不几年，张家渐渐富裕起来。

见张家有点油水，一夜，来了七八个蒙面匪徒，火把烛天，挥舞刀枪，要抢劫张家。张老爹当年刚刚四十八岁，他不等土匪进屋，就自动打开了院门，带着四个儿子在院中站成一排，自己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白蜡杆子，杆头安着一支矛。土匪头头哈哈大笑，说，大爷我上门来，只想弄几个角子花花，不曾想杀你一家；既然你甘愿为几个角子送命，这命我不要也得要了，怪不得爷爷我了。说着举刀扑杀过来。众匪徒一齐上前，把老爹团团围住。张老爹挥动起白蜡杆子，矛头颤颤抖抖，如同一条活蛇上下摆动，四处乱钻，一片白光闪烁不定，土匪近身不得。眨眼之间，那白蜡杆子又化为无数条，像千百条活蛇在飞舞盘旋，刺向众匪，众匪徒躲避退让唯恐不及，眼也花了，头也晕了。原来这张恕老爹自幼苦练武术，尤精长矛，而那长矛杆子也特别，乃是白蜡树杆子做成，这种本地出产的树韧性极好，可以弯成一张弓。不一刻，一个匪徒中枪倒地，眨眼间，又一个土匪负伤。此时，四个儿子早已各操刀枪上前助阵，也是一阵有章有法的打斗，最终土匪一死二伤，落荒而逃。

自此之后，野鸭湖畔的张氏出了名，土匪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打他家的主意。这时才透露消息：原来张老爹是湘西反清义民的一个头目，逃避官府追捕，一路隐姓埋名而来。蛮子，是本地人对南边人的蔑称，还有一层指说他们比原居民蛮强凶悍的意思，这村子就叫了蛮子营。襄阳民风历来刁悍，乱世扰攘，蛮子营一带深山便成了土匪的天下，张姓子孙中的不肖之徒也渐入此道，到清末民初土匪势力迅速壮大，蛮子营成为东乡土匪最大的巢穴，20世纪30年代，东乡著名的土匪“九大杠”的老大张子愉就是蛮子营张氏后人。张子愉死后，他的义子张黑脸又成为重要匪首。

三猴子问张校长：“你是不是张老爹的后人？”张校长嘿嘿一笑：“你说对了。我还倒真是张氏后裔呢。”三猴子嘻嘻笑，说：“那你也算个土匪种了。”胡大板子说：“土匪种不土匪种，你看他脸上那条疤就晓得了。”张校长说：“是啊，我这条疤就是当土匪时留下的。”生了一张苹果小脸的秀梅说：“你们别打岔——听不出来吗，这张黑脸一定有故事。”张校长说，还是秀梅聪明，这张黑脸呵，咳，还的确有故事。

他是个黑大个子，大名张和明，绰号张黑脸。1948年秋，解放军第一次攻打葫芦湖镇，火烧据点高台子，全歼了固守的自卫队。可是张黑脸命

不该绝，恰恰是那天回蛮子营给二姨太过生日，阎王爷对他网开一面，他就带着一帮人逃进深山，从李朗星那里得到了枪支弹药补充。水紧鱼跳，眼看自己的天地越来越缩小，他要拼命，便分外嚣张，到处袭击农会，杀害翻身农民。后来就袭击葫芦湖镇。那是半夜子时，张黑脸率领土匪发动进攻，解放军全营立刻投入战斗，据守土寨墙和壕沟，居高临下地射击。可土匪很有经验，借着夜幕顽强进攻，人多，火力强，双方紧紧地咬着，互不相让。打了一阵，进攻一方的枪声忽然稀疏下来，夜幕重新遮没了天地。

难道是撤退了？解放军正在疑惑，对方重新枪声大作，与枪声同时响起的还有一种奇怪的吼叫，如同野兽的咆哮，声震天地——

呜——嗚嗚嗚嗚！呜——嗚嗚嗚嗚！呜——嗚嗚嗚嗚！

随着这怪异而瘆人的狂吼，敌人分成两路冲向一处稍微单薄些的寨墙，为首的汉子打着赤膊，抱着一挺机枪，身后跟着一群狂怒的野兽，一个个不顾死活地冲锋，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跳过去继续冲，一边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

呜——嗚嗚嗚嗚！呜——嗚嗚嗚嗚！呜——嗚嗚嗚嗚！

吼叫声里有狂怒，有恶毒的决心，有拼命的蛮野，也有豪迈的张扬，甚至也掺杂着纵情的欢乐……

那一处单薄的寨墙终于被撕开一个口子，吼叫的野兽蜂拥而上——

刚刚解放的葫芦湖镇又给夺回去了。

指挥这次袭击的就是张黑脸。解放军不明白那怪吼是怎么回事。他们这个加强营不乏南征北战的老战士，却从未听到过这种怪异的冲锋呐喊。其实这不是呐喊，是襄阳独有的地方风习“打呜吼”。夏天，正在田野收割庄稼的农民遇到暴风雨，会一边挑着麦子来回奔跑抢收，一边打呜吼。村与村械斗，双方相互猛冲，也会打呜吼。汉子们抬棺材上冈爬陡坡会打呜吼；到了墓地，抬着棺材绕着墓穴奔跑三圈，一边奔跑一边打呜吼。风习所染，连土匪抢劫村寨、集镇的时候也打呜吼……

胡大板子叹口气，摇摇头，说：“我日他妈这个张黑脸，可真是个土匪种！”张校长抿一口酒，笑眯眯地说：“大板子，董先生在这儿，别张口就骂人——你再听我讲一个，听了这个，你的眼珠子都要蹦出来。”大板子说，快讲。张校长却不急，缓缓地端起酒杯，对大家举一举，也不管别人喝不喝，自己先干了，那条疤已经变红了。

“这是一次遭遇战。”

他慢悠悠地说，抬头朝南边的窗子望出去，端着酒杯的手指一指窗外的天空。

就是那边，关帝庙前面，鸭尾河边上（鸭尾河从东边绕到镇子南边，注入葫芦湖），张黑脸跟解放军突然不期而遇。这回解放军人多枪多，交手不久，张黑脸的土匪抵不住，往镇里撤。接下来的事你们猜猜吧。嘿嘿，猜不出来？当然，猜得出还有啥讲头？——张黑脸叫自己的兄弟们先往镇里撤，本人却不走，三把两把扒掉衣服，赤条条的，抱着一挺轻机枪，退到漂着冰碴子的鸭尾河乱石滩上，朝岸上高喊：“我是张黑脸！你们是老子的手下败将！你们是脓包、软蛋！有种的你就来呀！”喊罢，在乱石滩上跳跃奔跑着，扫射着：哒哒哒！哒哒哒！喊声、机枪声交织一起，震得整个葫芦湖街发抖。张黑脸左眉梢胎带一颗痣，深紫色，麻雀蛋大小，半垂在眼角上，人们都不说那是痣，背地只称它“怪疙瘩”。此时张黑脸蹦跳着，奔跑着，吼叫着，脚下水花四溅，脸上的怪疙瘩变硬挺起，在夜色里闪闪发光。对方朝他猛射，想把他打倒；可他像猿猴一样敏捷，跳着、跑着、前冲、后退、左躲、右避，身体仿佛长着眼睛，跟密集的子弹做游戏，手里扫射着，嘴里狂喊着口号……

你问喊的什么口号？呵呵，还不是反动口号？这回张黑脸又赢了——解放军撤了。

实在没想到会听到这样一个奇异的悍匪故事。我觉得这个人物不仅是一个罕见的铁杆反动分子，草莽英雄，也有那么一点尼采呼唤的“超人”的味道。

胡大板子不屑地说，老张啊，你讲的这个，嗯，是有点味道，只是我的眼珠子还没蹦出来啊。张校长不理他，自顾说：

“枪声平息了，老百姓出来窥探动静，一开门，妈呀，一个黑大汉，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端着一挺轻机枪，在大街上逛荡……有人看见他那粗壮的阳物上，紧叮着一只奇大无比的紫色蚂蟥！”

秀梅偷偷笑了，苹果小脸红艳艳的。胥老师狠狠瞪张校长一眼，张校长装作没看见。三猴子说：“怪！张黑脸一直在乱石滩上跳跃奔跑，那蚂蟥是怎么爬上去的？”张校长轻轻一笑，抿一口酒，说：

“少见多怪了吧——还有下文呢，人家说，张黑脸抱着机枪横扫的时候，他两腿之间的那个东西也直挺起来，仿佛另一条肉机枪……”

秀梅朝地上呸呸吐了两口，赶紧捂了脸吃吃地笑。胡大板子乐得直拍

巴掌。建华一本正经地摆摆手：“肯定是哪个促狭鬼胡编的。拿这样严肃的事件开玩笑，也太有点那个了。”

张校长说：“打退了对手，张黑脸提着机枪去河街敲胖狗儿的门，胖狗儿打开门，看见赤条条的张黑脸，怪疙瘩硬挺起，发出荧光，哈哈大笑，紧紧抱住张黑脸，叭叭叭连亲了几个响嘴，一只手探下去摸他的阳物——不曾想一下子摸到肉坨坨吸足了血的大蚂蟥，胖狗儿又哈哈大笑，猛地一巴掌拍掉蚂蟥，蜷起两只脚，吊在张黑脸脖子上进了屋。”

胡大板子的眼珠瞪得鼓出来，三猴子拿他取笑，他不好意思了，啧啧嘴猛喝了一口酒。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就是胡大板子这张脸，狮子鼻，弧形朝下的眼角……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李朗星，我看过资料上李朗星的照片。可他不是胡大板子那副菩萨心肠，文献资料上说李朗星对老婆很厉害，动不动就关老婆禁闭。

张校长说：“别闹了，听我讲完。”

那一夜，张黑脸也不怕对手回头，跟胖狗儿一直睡到日头照到屁股。

后来解放军第二次打下葫芦湖镇，张黑脸逃进了大洪山，见了国民党潜伏的特派员，密谋建立反攻基地。他行踪莫测，竟然几次出入襄阳城，向北到河南邓县，转道老河口、谷城，渡过汉水返回襄阳县境，再渡汉水，回到老窝深山里。他的驻地也不固定，变化莫测。桐柏军分区选派最有经验的侦察员步步追踪，一天，摸清了他的临时住地，在外围布置了包围圈，然后派少数战士引蛇出洞。张黑脸果然出来追击。解放军摸清了他的习性——战斗时扒光衣服，高声自报姓名——张黑脸果然赤条条站到一个制高点，抱着一挺轻机枪，高喊：“我是张黑脸，有本事你们……”

哒哒哒哒……

早已瞄准制高点的机枪开了火。

张黑脸的喊声突然中断，猛晃了两下，平端机关枪的胳膊沉沉地垂下，可是，他用机枪支撑住了身体，站稳了，低下头，去摸身上的弹洞，一个，一个，一个……血从弹洞流出来，有的猛烈有力地翻涌，有的缓缓地溢出。血，他见得多了，可是，从来没这样切近地看过，他觉得很有意思，真像野鸭湖边的泉眼，大大小小，不择地而出，有的涓涓，有的汨汨，有的喷涌，渗进了草滩，汇入了湖水……而这却是血泉！他想起有一回，胖狗儿笑着拒绝他，他强要，胖狗儿就给他看她的泉，女人的泉，在青幽茂密的草莽下，泉水缓缓沁出……哦，这些鲜红的泉水，都是他生命的液汁，滋润了他充满野性力量的生命，滋润了胖狗儿的美丽而激情无限的胴体，

它该用多少粮食、蔬菜、酒浆，以及春风和流水，包括母亲的奶水（还包括胖狗儿的柔情）……像山民酿酒一样，经过数不清的岁月，酿造而成啊，呵呵，真有意思，真有意思……难道，酿造这汁液竟是为了今天的抛洒？抛洒在这块丛林之间的荒山野岭？……

子弹像暴雨中的雨点击打水面，不断在他身上撞击出一个一个的新洞，有一粒子弹打断了他的手指。他迷醉其中，痛快而恶毒地欣赏着，暴雨却突然收起，身体被撞击的快感完全消失，耳朵里一时间回复了平静，他觉得这平静十分奇怪，诧异地抬了抬眼睛，似乎期待撞击重新开始，持续下去，永不停歇，然而身体却被这失衡的平静推倒了……

他的三弟一直趴在他背后的土坡上，看见那颗怪疙瘩瘪了，缩成一颗蔫葡萄，黯淡下来，张黑脸已经没有动静。他吃力地背起了尸体，忽然听见背上发出了微弱而温柔的声音：

“老三……不必了，对妈说，我……到台湾去了……”

这顿酒喝了很久，后来七扯八扯，就扯到了过阴兵。三猴子说几十年来，这块地方又是匪患，又是闹红，又是剿共，后来日本人也来了，又成了战场，死人多，阴气重，夜里道路上就“过阴兵”。胡大板子摆摆手止住三猴子，说，这事儿你说不出名堂，你听我来讲。三猴子不满地瞥一眼胡大板子，让他讲。胡大板子说：

那时我还是小娃子，一天半夜起来到山墙根尿尿，夜里的那泡尿总是很大，能尿半碗饭工夫，我站着尿尿，闭着眼，头一点一点的。无意间一睁眼，乖乖！北大路上又过队伍了。好长的队伍啊，骑马的，步行的，背电话机的，牵着骡马拉大炮的，还有挑着箱笼的脚夫，拄拐杖的伤员……

那是真的，看不出一点破绽来。尿完尿，再懒懒地睁开眼，瞌睡一下子醒了：蹊跷！那队伍咋就没有一点声音？——真的没一点声音，人没有说话声、咳嗽声，骡马没有叫声、蹄子踢踏声，炮车没有轱辘声，连脚步声也没有。一切只是影子。真真实实、清清楚楚的影子。你不用怕，不用逃，你不走近它就行了。你等着吧，一会儿鸡叫了——过阴兵总在鸡叫前出现——只要“咯咯咯——咯”一声，一眨眼，什么都没有了，连露水珠也没碰落一颗。

建华说：是幻象吧？要不就是谵妄症。胡大板子撇撇嘴，三猴子不屑地瞪了建华一眼。秀梅提出了一个问题：后来这几十年怎么不过阴兵了？

阴兵都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三猴子喉结动了动，却没吱声。这个问题最终没得出结论。

我想到七月半放河灯的襄阳民俗。太阳落了，天空暗了，星宿亮了。这时你走到宽阔的汉水岸边，会看见幽暗的水上有一些小而明亮的光点从襄阳大北门的码头顺流而下，那就是放河灯。一盏，一盏，一盏，微弱却又明亮的光焰闪烁着，微微地颠簸着。河岸站满了人，默默地，不敢高声说话。佛家人说一盏灯可以超度一个无家可归的亡灵。亡灵们得了一盏灯，就晓得了回家的路。

那么过阴兵就可以理解了，葫芦湖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一直打仗，是不是那些阵亡的官兵们——不管是哪一方的——都急于回家？他们走到汉水岸边，徘徊，等待，经年不去，巴望到了七月半，鬼节的晚上，能抢到一盏灯，好引领自己回到久别的家乡。而河灯有限，正如人世间的幸福有限，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一盏。但不要紧的，河灯年年放，今年得不到，还有来年；来年得不到，还有后年。数十年啊，这些可怜的阴兵们，总会有自己的一盏灯，最后都能回到家乡……

果真是这样吗？

最后我弄清了张校长那条疤的来历，那是几年前他夜行时遇到劫匪，搏斗时被刀子划伤留下的。而胡大板子，传说是李朗星私生子的儿子。我想这不是不可能的，李朗星就是葫芦湖人啊。

2

回忆笔记 2010年2月21日

回忆内容：大布衫队

我认识吴载道是由于我二爷的关系，他是我二爷青年时期的朋友，早年二爷跟我提到过，我本来已经忘记了他，那一天却突然想起来了。

想起这个人是因为二爷那天死了，那天黄昏我和张忠默、杜一鸿刚刚敲定《葫芦湖乡志》时间上限和大纲，晚上二爷的小儿子道欢打来电话说二爷过世了。小叔道欢说，二爷掉头远行的时刻，面带安详，没说话，只对着屋顶上一个破瓦洞点一点头，微微一笑，脖子一歪，就闭上眼睛。谁也不晓得他为什么微笑。

可是我晓得那微笑的含义。没错啊，这就是我的二爷，这个老人的一

生，说平凡也平凡，却总有别人弄不懂的神秘。回想当年我那寂寞而郁闷的青春时光，正是在二爷睿智、嘲讽而淡泊的目光里度过，在他平静、亲切而爽朗的笑谈声里度过。那些谈话沉落在时光的河底好多年了，现在，由于那个神秘的微笑忽然清晰起来，我又听见了二爷平稳爽朗的声音。我想，既然我要写的乡志是记录那个时代的影像与声音，那么，我何不从二爷开始我的采访呢？然而现在二爷死了，这样的采访有点离奇，匪夷所思。它是回溯已逝时光的采访，是我独自一人面对已逝者的采访。然而我决定完成它。

穿越时光的隧道，我又看见了二爷，他微微地勾着腰，口方鼻挺的脸上挂着微笑，歪歪的嘴角暗含嘲弄。我们两家的旧瓦房当中隔着一个过道，冬日晚上或夏日午后，或者雨雪天队里不能出工的日子，年少寂寞的我就来到二爷简陋至极的破屋里，展开一老一少之间散漫的闲聊。青年时光在闲聊中流逝，直到恢复高考我离开槐树畈。

那些年，二爷因为旧社会当过峪溪乡警备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被劳改十年，期满回乡后戴上了一顶五类分子的帽子。这帽子让他低人一等。

二爷的脸上浮起微笑，嘴角略含嘲弄：

“我是死过几回的人啦。死过几回的人就没有死了。死过几回，死就不再可怕，倒是有趣，想起它就高兴，心里快乐。”

说这话的时候二爷没有停下手头的活，他正在扎一只草筐。二爷扎草筐并不在行，也不怎么在心，看起来总有点儿笨手笨脚的。二爷把心用到给我讲他的历险了。

头一回是1948年夏天，解放军从河南、陕西下来了，要攻打襄阳城，城里驻扎的是康泽的国民党部队。城外各村各乡有解放军，也有李朗星的自卫队，混在一起，遭遇了就打。我原本在峪溪乡警备室当主任，眼见得形势不妙，就辞职回家了。有一天在埠口街上闲逛，见一个破衣烂衫的娃子被人打嘴巴，打得嘴角直流血，我一看，是弓子庵的房狗卵，他穿一件破布衫，裤子吊在腿弯里。他有娘没爹，没吃的，逢热集就到街上晃荡，袖筒里藏一根铁丝，瞅空子偷扎摊子上的萝卜吃。那天被卖萝卜的逮住了，打嘴巴。我对卖萝卜的说，算了，莫打了，偷了你多少萝卜我给你钱。我又塞给房狗卵几个铜角子，叫他快走。这时一只手抓住我，大喊说，好呀，凤翎！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在这儿管人家的闲事！我抬头一看，是李朗星的本家侄儿李明成，1943年我在第五战区第九游击大队当二连长，李明

成是四连长，特别熟。他斜挎着盒子炮，戴了一顶国军的帽子，雄赳赳的。我晓得 he 现在是葫芦湖乡自卫队队长，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听说你辞了那个屁主任，正想着找你呢，我叔正在组织自卫队，他了解你，跟我走吧。”我有口难言，被他拽进了自卫队。本想混几天找机会开溜，没曾想第二天就在高山坡下的洼地跟一股解放军遭遇了，自卫队一交手就垮，打死了一个，逃跑了几个，我被抓住。那时候双方成了死对头，抓住对方，二话不说，就地枪毙。我想，这回完了，后悔昨天遇到了李明成。跪下！解放军踢了我一脚，我老老实实跪下。脚下是一块粟谷地，粟谷叶子绿油油的，风一吹，在我眼皮上挠来挠去，发痒，粟谷苗的清香直冲鼻子。我心想，这是我在人间最后一回看见庄稼了，这粟谷叶子味儿好香啊，这块粟谷地就是我的黄泉归路了。哗啦！我晓得枪栓拉开了，又一声响，我晓得子弹推上了膛，我闭上眼睛，等着那一声枪声——也是巧了，我听到的不是背后的枪声，而是近处忽然响起的几声枪响，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自卫队又回头了。解放军急忙趴下，掉转枪口还击。打了一阵，自卫队又退了，解放军不敢在野外停留，带着我急急地进了高山坡村子。跪下！我就跪下。哗啦，我晓得枪栓拉开了。又一声响，子弹推上了膛，我闭上眼睛等着那声送我上路的枪声——忽然，近处枪又响了，比刚才更猛，子弹嗖嗖地射过来，一个解放军士兵负伤倒下了，他们慌忙卧倒还击。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可我并不太想逃跑，我想这回就死了吧，我不想做这个生死试验。突然我闻到了荷叶的清香，这股香气挤进鼻子灌进肺腑，好浓的香气啊。我瞅了瞅，身边是一口堰塘，塘里荷叶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荷香愈发浓烈了，熏得我发晕，我的心里陡然换了想法：我不死了，我想活着。我忽然有了胆量，斜眼一膘，解放军战士趴在地上紧张地射击，我牙一咬，哧溜，溜下了荷塘，冰凉的塘水立刻淹没了全身，我没影了。我躲在荷叶下，看着岸上的解放军第三回打退了自卫队，一个战士说，那个俘虏呢？跑哪儿去了？他们挨家搜查，然后回到塘边，已是午后了，他们在塘边生火做饭，吸烟，骂溜掉的我，开玩笑，谈女人。一个战士把臭烘烘的脚伸进塘里扑通扑通地洗。吃过饭，在塘边支起行军床休息。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躲在荷叶丛里大气不敢出。太阳很毒，但荷叶底下的水很凉。我又累又困，后来竟打起了瞌睡。不晓得过了多久，忽然惊醒，看见满天的星星，蛤蟆叫成一片，萤火虫在荷叶上乱飞，我听了听，塘边一点动静没有了。我心里一下轻松了，爬上来，本想直接回家，却饿得不行，只好就近到葫芦湖街上找吴载道，先弄口吃的。